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第二十三回 辨是非眾議驚人 聞物議直言勸母

話說有人聞黃氏兄弟，思慮為何？只因馬元龍到家以後，對其家中人細述一遍，被馬元龍之次子聽真。他次子久患抽筋癆，膝不能伸，不料聞此一事，歡樂難禁，將身一縱竟是雙膝如初，反身下炕。孝能了病，勿藥有喜。馬元龍見他如此，不覺喜出望外。且說此子年方一十三歲，為著有病，並未讀書。所以連個名字也沒有。馬元龍見此光景，便大笑道：「你大哥取名樂道，你就叫樂孝罷。」先賢聞過則喜，此子聞孝而樂。其父命名令人欽仰。馬樂孝也是久未出門，遂跳跳躑躑跑到大門外。有莊中幾個人圍在牆下閒話，見他出來皆道：「二相公的病，那個時候好的？」馬樂孝道：「剛才好的。」不費工夫在乎一念之誠耳。那些人皆道：「誰給你治的？」須是個明醫。馬樂孝道：「誰給治的？者個人可是個小大先生。」那些人同道：「怎麼叫作小大先生？」馬樂孝道：「怎麼叫作小大先生？者個人是兄弟兩個。大的年方一十八歲，小的年方一十三歲。怎麼不是小呢？他倆作的事，人人跟不上，他便是人人之先生。若說他未到先生之年，他實有先生之德。人不由庸言庸行之常，雖老宿不若童稚，倘能作驚天動地之事，雖童稚可遠遠老宿，既能將孝弟作到至極處，自無愧為先生，世之有名無實。所謂大先生者恐一見小大先生，當遜謝不遑矣。況且者時先生，何嘗有點先生意思。給他倆提鞋，也不要他。他倆就叫他提鞋，吾也不叫他倆用他提鞋。並不是別的，是怕他沾了他倆的鞋。」嫌他手臭。眾中一人道：「你者是說的些麼話？若叫先生們聽見，好麼得打你一頓嘴巴子。」馬樂孝道：「他若打吾，他便不是個先生，就是吾說的那宗瞎帳先生。他若不打吾。再能服吾說的，便無愧為先生，就是那兩個小大先生，也不敢輕慢者個先生。」馬樂孝方一十三歲童子耳。始聞孝而病失，繼談道而驚人，雖未讀書，便可稱為先生矣。所謂瞎帳先生者，先領馬樂孝之教也可。那人道：「不用先生不先生的了，到底是怎麼治好的罷？」馬樂孝遂將黃氏兄弟所作之事，述說一遍。將他怎麼好的，說了個明白。眾人同道：「者個事真是難得。」惟其難得，故稱為孝子弟弟。內中一人道：雖然難得，也是不大合理。若是親娘，以母救母，那還可已。以親母之遺體，療繼母之病，者不是叫他親娘難受麼？」是條子理。又一人道：「你得了，不用說了。若是你那麼說，人家者總算了。依吾之見，以親母療親母萬萬使不得。不用說那細理，就是粗粗說罷，若叫親母知此，疼兒心盛，好麼去不了病，還添上病哩。惟獨繼母方可使得，一來可以感動繼母之心，二來可解宿積之怨。就不說者個，他那繼母橫豎攔不到心上，好麼還解恨哩。」又是條子理。又有一人道：「你倆不用抬扛，全說的不透徹。反正是要個特誠的心，不孝而孝，更是難得。」者才是正理。眾人同笑道：「說了半天，還是個難得。一門而有孝子弟弟，固然難得，弟弟而更為孝子，尤覺難得。況且那麼樣的個爹，者麼個樣的娘呢。」

又有一人道：「像咱莊裡林家，老頭子不好，老媽媽子卻不錯。他那個兒，就不能感動他爹，反叫他爹生多少氣。西莊岳家場何家，老媽媽子不講理，老頭子是個軟弱劉王，還有點子懼內，他那個兒子，就不能感動他娘。反給他娘助威。那莫非也算孝順他娘麼？」又有一人道：「者個還好哩，你看蘭莊裡孫家，老頭老媽媽全都不錯。怎麼生下那麼個兒子，不講理，不講表，成天家反纏胡攪。一個不如意，就扭骨別棒，滿口裡胡念雜曰，不管甚麼是爹娘。」又有一人道：「那總是報應還未到，你沒聽見說麼，從先也不知是那裡有一個人姓胡名斌，不孝爹娘，不是叫雷劈了麼？」又有一人道：「還用遠說，那些日子，大城裡頭，有個聶家。兄弟倆全不孝順，大小子的女人姓刁，更不講理，不是叫雷劈死了麼？他兄弟倆，大的擊去兩耳。小的亦幾乎擊死，要不是有個好媳婦，也就妥當了。」眾人同笑道：「可不是麼，怎麼一時就忘了，者宗事可萬萬忘不的。」把往事一朝重提起。如雷震耳，大眾當時刻驚心。又有一人道：「像者宗事說者個事罷了，不可說他姓甚名誰。」雖是迂談，亦是好話。又有一人道：「說著還解不過恨來，誰還瞞著他的名哩。你看咱莊裡許增家，他那個女的，不知是怎麼利害，他那個大兒就沒法說。」又有一人道：「不可說者些是非，倘若叫他聽見，者不是不好麼。」說著只見許增之長子許慶急跑過去。眾人道：「你看那不是他過去麼，若是聽見，怪沒味的。」又有一人道：「若是聽見醒過攢來，還更好了。」眾口不一，有心人聞之，得毋恍然自驚乎。眾人議論不在話下。

且說那許慶從此經過，聽得眾人談論，遂自思道：「人家說吾的不是，怎麼好呢。」沉沉哈哈，若有心疾狀。跑到家中。對其母道：你老人家也不知知道不知道？外頭人們，全說咱娘兒倆不是，往後想個法子，莫叫人們說才好。」其母道：「任他們胡談論，礙著咱甚麼事。你不用管者個。」許慶道：「非是為兒多事，咱家者個事，本不是理。」其母怒道：「你者個可惡，怎麼咱不是理呢，你也說說，我也明白明白。」不知許慶說些甚麼？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嘗思天道有可測者，有不可測者。可測者，一定之天也。不可測者，無定之天也。以天為一定，天亦有時無定。以天為無定，天亦有時有定。此中之機緘，惟深明是非者能察之，亦惟不泥是非者能喻之。顧持常情以論是非則天道顯而是非可論定。駁恒解以論是非，則天道晦而是非亦可論定。故有應福而得禍者，非天道之偶乖也。正所以堅其修持之志行也。有應禍而得福者，亦非天道之不明也。正所以滿其惡貫之凶鋒也。深明是非，乃可評論是非，不泥是非，乃可判斷是非。雖曰閒談莫論是非，有關口過者，是非不可論。有關世道者，是非正不可不論。父老之援引，最易感發。鄉里之傳聞，足資懲創。此善莊之眾議驚人，而許慶聞之，且以直言勸母也。閱者又何必過於拘泥哉？

理注：

凡講經，分判人法喻。言馬元龍次子久病，聞黃氏兄弟孝感天地，躍身而起，是一但豁然而貫通矣。又起名樂孝，馬氏兄弟樂道。樂孝，皆是助發善義。盡出善莊，眾人辨論是非，亦不出善莊之外，激發許慶回家勸母，亦是助善義，此皆是譬喻也。至善之地，若有是非，以非純善寂靜，無可為至矣。

偈雲：

至善純粹毫無雜，心行處滅淨無沙。